

飞上草

沈寂



6.5

草 上 飞

沈 寂

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5.125印张 107,500字数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9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671 定价：0.82元

目 录

草上飞.....	(1)
盐 场.....	(69)
后 记.....	(158)

草 上 飞

箭似的！一匹被人称为“草上飞”的骏马，在草海上飞驰而过。四个雪蹄翻滚撩得人眼花！

莽莽大草原上，停有一辆布篷马车。一个衰弱的老头，凭靠着车辕，焦急地等待。听得马蹄声，连忙用手盖住眉尖，向前张望。

那“草上飞”奔到近车身二十来步左右，朝上一蹿，前蹄扑起丈把高！一个年轻伙子灵活地从它背上跃下，两脚着地，就狠劲把缰一收。“草上飞”跌冲得四蹄乱扑！

老人急躁地喊着：

“远了？车队走远了吗？”

立在他前面的儿子，衣衫敞开，挺出个结实的胸膛，一起一伏气喘着，向老人摇了摇头，回身指一指来路：

“不多路，他们正在前面歇着。”

“咱们快赶上去！”说罢，老头儿踮起脚尖，吃力地爬上车去，抛下辔头来。

年轻人一挥手接过，迅速把来套上。两头牲口不耐烦地在两根辕木中踢着土。他把手在轮上轻轻一按，霍的跳上车去，还没着坐，就拉起鞭子，狠劲在马背上一抽——豁！两

匹马，八条腿撒野似的在草原上飞跑起来。

车身震荡得很厉害，布篷子，被风吹得向两边直飘扬。爷儿俩的屁股在坐板上震得发痛，身子时时被抛在空中。老人两手扳住了车篷骨，回头望车轮，担心脱了轴，他提高嗓子喊儿子赶得慢些，可是话声被鳞鳞的车声掩盖了，一阵风吹开。儿子自顾一手紧握住缰，咬着牙，鞭尖在空中蛇一样舞着，一阵劈啪！

一双马，浑身冒出汗气，竖起了鬃毛，狂奔着……

莽莽大草原，在马蹄下向后退去……

“爹爹！”鞭朝前一指：“他们！瞧！”

一片碧绿的草原上，有十来辆篷车和马匹，数十个男女，还有白花花一群山羊，疏疏落落，似广阔的碧空中几只乌鸦和几只白鸽。渐渐近了，清晰了，看得见有人远远在向这面招手。马还在狂奔，年轻的把缰掷给老人，一声怪叫，跳下车去，一股劲儿在草海上同马赛着跑，两腿追过了八条腿，奔到马头前，纵身上去，扑在“草上飞”的背上，把辔头一压。马头挣几下，失败地缓慢下来了。从那面人群里传过来一片叫好声。

他从马背上下来，染了一身汗，衣衫透湿，气喘地扶着辕木在一旁走，忽然把鞭子一下打到地上，呼喝一声：“停着！”骏马昂起头，“嘶啦啦——”一声长嘶，果然停下来了。

洪老爹走过来，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凉哥儿，真有一手。”

受了称赞，露出了矜持的微笑，望望围在前面的一帮人，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活儿，有的特地从篷车里钻出来。他们全

呆立着，望着凉哥儿——那粗野得使人迷惑的小伙子。

凉哥爹在车上喊着儿子：

“野牲口！快来扶我下车！”

凉哥儿待要回身，被洪老爹一手拦住，回头对着老友：

“不用下来，咱们也该动身了。”就转身向着大伙儿，两手套在嘴上，大声喊着：

“有车的上车，有马的坐马——！开动啰！”

好似一声霹雷引起一阵骤雨，经洪老爹一喝呼，大家叫喊着，追奔着，乱哄哄地去整理各自的车马。一会儿，疏散的队伍又聚合起来了，车接车，拉成一条长线。羊群被聚合了，“咩咩”叫得震天响。

洪老爹笑着对凉哥儿说：

“小兄弟，把你的马放下来骑着，帮我巡巡路，车子可由你爹管去！”说着，心急地奔开去了，一面走，一面拖长了声音喊：

“走啰！走啰！”

一声，一声，从后面一直传到前面去。前面第一辆篷车上驾车的一声喊，鞭一扬，动了。一辆动了，第二辆动了，全动了。马蹄声，车轱声，嘈乱地在草海上散发着。一队篷车的行列，在灰尘中，向前伸去……

太阳散发着煦和的光，普照草原，在草尖上点染了一派金色。风来时，草动了，闪闪烁烁，似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泛滥……

车轮滚过处，留下两长列平行的车辙，渐渐加长……

凉哥儿跨着“草上飞”，威武地骑过来，骑过去。经过第五辆时，被洪老爹唤住了：“小兄弟，不用太勤劳，歇歇

吧。”

年轻人不介意地笑笑：“没什么”。

“今天你们这么晚！大伙儿等了好久。”

“全是爹，”他把鞭子朝后一举：“我大前天跟他说定的，叫他这次看管看管家，别走远了。今儿个早晌他一下子又变了主意。我说了好一会儿，也拗不过他。等咱们赶到白茅山地，已不见了你们的影儿，他叫我先来看看你们，要不远，咱们就赶来，合伙儿走到底可以胆大些。”

洪老爹伸起指头叱责：

“你倒是，你爹只有你一个后代，自然放不下心，你还冤他！”顺手将鞭子朝马背上一抽。

凉哥儿爱抚地用手指梳梳坐骑的鬃毛：

“我不是冤他，我看他老人家身子单薄，怕受不起颠簸，路又这么远……”瞭望地朝前看看。

洪老爹提起木瓜壶来送到口里，喝一口酒，喷着嘴，伤感地叹口气：

“说起来，咱们生养在这里的人才命苦！穷地方！出产不够糊一家口。偏生前面还横尸样拦着这么个大草原，贩货出去，总得远巴巴走上几天……”

“老爹，这儿去周家集有多远？”

嘴一掀：“谁知道！加紧步子，五天可以到了吧！”

马蹄扑着草原，草原上面响着蹄声，卜、卜卜……很闷沉，好象从草原底下发着声响。车轮叽叽咕咕的听得使人烦恼。

老人乱挥着鞭，嘴里“喔哧、喔哧”吆喝着，赶着牲口，“凉哥儿，这次你带了些什么？”

“人参！还替太公公带了几件古器。”

叹了口气：“太公公更是命苦，出落得又大又长的儿子给土匪乱枪打死！”

“听说，他那一次也是去周家集？”

“唔。”老人沉默半晌，“所以哪，刚才在白茅山地不见你来，我真担心。我是老头子，路上有点岔儿什么的，我可担受不住。”他又把鞭指指那面赶着羊群的两个骑马者：

“他们大山父子俩又只顾自个儿，今晌有了你，哼！”拇指一翘，“有名的一身好马！有名的一手好枪！我可放下了一颗心。”

凉哥儿谦虚地摇摇头，笑笑。

忽然，洪老爹像挨了一针，跳起来：

“喂，凉哥儿，你带着没有？”拍拍腰部。

那个不懂，向自己腰部看一眼，张大了嘴：“什么？”

“枪！”

凉哥儿笑了起来，点点头，从身后拔出支驳壳枪来，嬉耍地把枪柄上的金黄流苏，打着圈儿，一面得意地自言着：

“一气能发九下哩！”

洪老爹要拿过来看看，才出口说了半句，前面忽然有一头牲口在嘶叫起来，乱跳着。

凉哥儿插上枪，两腿一夹，喇啦啦向前驰去。

是第三辆出了事。马撒野着，挣扎着，想跳出车辕来似的踢着腿。他窜上两步，挥起鞭子，在那匹马前，豁！豁！豁！虚抽三鞭，见没用，又立刻收回来，把鞭尖打个圈，很灵巧地去套住了马嘴，一收，马倒退几步，停住了。

他额上微微沁出了汗珠，弯起袖子抹拭着，无意地向那

车上看一眼，突然，两眼一亮！

一个女孩子，圆圆的苹果脸，一块粉红的布把头发包住，越发显得可爱，皮肤略黑，可黑得俏。一对秀丽如水的眼睛，惊愕地望着他。鼻子下一张迷人的小嘴。她见凉哥儿替自己收住了马，见他又痴痴地望着她，就忽的把头扭回，谢也不谢一声，还生气地沉下了脸。把胸脯一挺，高举了鞭子做出狠劲抽下去的样子。

“喂！”一大声呼喝！

她爱理不理地斜过去看一眼，只见那男子向她做个手势，对她说：

“别这样！不能太重！”

她憎厌地给他一个白眼，不去看他，依旧对马头狠劲一鞭。

马痛得一仰头，直向前窜。

凉哥儿来不及收回套在那马嘴上的鞭子，一失劲，被它拖前去好几步，险些冲跌下马去，他赶快一松手，把那鞭子收回来。心中不由发怒，开口要骂。可是车子早过远了。他夹着腿追上去，把鞭子举到那姑娘的脸前：

“喂！你怎么这样不讲理，我是好心，你反而来这一着，喂，你是哪一家的？”

那个女孩子一股劲儿沉着脸，自顾鞭着马，披披小嘴，理也不理他，还一次一次斜过眼去向他翻白眼。

凉哥儿冒出火来，大喊：

“喂！你是个哑巴，还是生了哑疯病？”

她咬一咬牙，故意在马头上抽一鞭，马痛得嘶叫起来。她开口大骂：

“畜牲，你吼什么！畜牲！”

豁——又一鞭子！

凉哥儿憋了一肚子气，骂一声，气吼吼地走开了；可又被她的姿色引诱着，他舍不得地在她篷车前后盘旋，贪馋地望望那娇美的脸蛋儿，那苗条的身躯。她只狠狠对他瞪着眼，还在他身后“呸”的吐了一口。

他回头来看。

她又猛的一鞭子，借口骂着马：

“畜牲，还不快走！你找你娘？”

凉哥儿一口气塞上来，掉过马头就走，还听得她在后面大声冷笑。

他回到洪老爹车侧，垂下头，丧气地一旁拽着缰。

洪老爹放下木瓜壶，向他问：

“那一辆？”

“第三辆。”

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，马身淌下汗来，呼呼的打着鼻气。

那边的羊群忽然散开了，四面冲逃着。钟家父子俩的两匹马蜻蜓似的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盘旋着，追逐着。

凉哥儿默不作声，心中暗暗希望洪老爹问下去，或说出来。可是那老人只顾喝酒，他终于忍不住：

“老爹！”

老人听得喊，从木瓜壶的口子上腾出嘴来，对他霎霎眼：

“唔？”

“第三辆是谁家的车？”

“是钟大山家的。第二辆也是。”

“不是吧，赶车的是个女孩子嘛！”

老人一下子看透了对方的心意似的，笑起来。

凉哥儿被他笑得莫名其妙。

“你，你，嘻嘻嘻……”老人笑得把木瓜壶也丢了，眯着红丝眼睛，“是不是看中了那姑娘？”

“老爹真是！”凉哥儿假装生气地皱一皱眉尖，

“说正经的，我为了这娘儿……”

“这娘儿真俊，不是？”

“她真凶！一点也不讲理！”

“怎么？你吃了她的亏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这女娃子也太野了，难怪小山要说她象一头豹，碰她不得！”

“她是小山的什么人？”

“表妹。”

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”

老人抽下一鞭，捏缰的手酸了，套进肘里去：

“我也头次见。听说她的娘刚死。”

“爹呢？”

“早死了。”

“她今后跟他舅父过了？”

“不是。听说她娘断气的时候把她托给大山，要他带到周家集去……”

“去周家集？”

“唔，把她送到夫家去。”

凉哥儿沉默了，半晌，又淡淡地问一句：

“他夫家在周家集？”

老人把脚一蹬：

“啊哟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把她送到周家集！把她送到夫家去！你怎么一下子笨得这样？”

凉哥儿碰了钉子，就沉默下来。

洪老爹忽然斜着眼珠，瞧着马上的年轻人：

“小兄弟，你心里舍不得她？”

那一个嘟嘴：

“老爹真是！”

“我真是？你倒‘真是’呢！小兄弟，我告诉你，这种野女娃子你别惹她，她好起来象一条蛇，绕住你，迷住你，搅得你失魂落魄，什么也不想做；一旦她发狠起来，就象一头豹，狠心忒忒地乱咬乱啃，把你的命也会害掉！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：

“我可……”

忽然，“啊！啊！”——那边传来喊声。

两颗头立刻扭过去，只见前面奔着一头羊，小山骑着马急追着，眼见追到了，一等下马去捉，又被一骨碌逃走，越跑越远。他追得气喘，发急地叫着父亲。

凉哥儿一拉缰，嗖的！跳马出去，帮着去追那只白羊。

……

大家把眼光随着他——

只见他骑在“草上飞”的背上，渐渐追近那只山羊，更近了，追上了，他的马轻轻在羊身旁擦过，只听得“咩咩”一阵急叫，羊不见了，他朝前冲几步，拨回马头，那白色的动物已在他怀抱中挣扎着。

小山抱着拳向他感谢。大山也老远的对他翘翘拇指，

说：

“凉哥儿，麻烦你，把它系到车上去吧！”

他一手抱羊，一手握缰，鞭子用牙齿咬住，一夹腿，走到第三辆车旁去，那女孩敌视地看他一眼，闷声不响，把条绳往地上一抛。凉哥儿忍着，把腰弯下去拾……

乘这当儿，那女孩子向他看一眼，抿住嘴要笑。

凉哥儿拾起绳，眼珠在她脸上掠过。她立刻把脸沉下来。

他把绳索的一端结在车档上，另一端把羊的颈项一系，喝一声，把它抛了下去。

他拍掉两手的灰尘，含笑地指着羊骂，眼珠溜着女孩子：

“哼！任你狠得象头豹，在我凉哥手里，你还是条小羊！”

豁！一阵辣痛，凉哥肩上着了一鞭。他猛的抬起头，怒目大喊：

“你怎么？”

女孩子把鞭一扬：

“我打牲口！”豁！又一下抽到马背上，车辚辚地向前走去。小羊被拖得急叫。凉哥儿再也受不住，夹一夹腿要赶上去。

“凉哥儿！”

他赶块把缰一勒，回头看。

洪老爹在后面弯出身在向他招手。

他的“草上飞”呼啦啦奔过去。

“凉哥儿，你去传声口令，叫前面停住——该打尖

“喂！”

凉哥儿应了声，撒开马蹄，在车的行列前后，驰过来，驰过去，大声地传着话。

第一辆车停下了，第二辆，第三辆，……全停下了。

各篷车里的人全钻出来了，赶马的把牲口的辔头取下，牵到草地深处去。娘儿们搬出锅子来，用松蕈生成篝火，烧着水，烤着干粮……

凉哥儿把“草上飞”放到冷僻处，回到自己的篷车那边。爹已经生好了篝火，熊熊地烧着。爷儿俩坐在一处，慢慢儿嚼着，咽着。

凉哥儿只顾吃，一声不响，父亲和他说的话，有口无心应着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，把眼光放在草原上四望，总不见那头上包裹粉红巾的人。回想刚才的情形，心里忿然地很觉得难受，就丢去半个窝头，站起来。

“不吃了？”父亲问。

他懒懒地“唔”一声，走开去，去找他的马，心里真想这时候能发狂的驰骋一次。

他垂着头走，驳壳枪在身后一晃一晃地击着他臀部。他解开腰带，把衣襟敞开，拭掉胸膛上的汗珠，让凉风吹一会。

他抬头看看放马那边，不觉一惊，一喜。

只见他的“草上飞”上伏着一个人，一团粉红色的东西在上面炫耀着。

他立刻停下来看着。

那女娃子把鞭子连连抽着“草上飞”，马只踢着腿，不肯走。

他望着那背影，那身子虽有些矮，可处处显得灵活、苗

条，一套杏黄色衫裤适中地配合她的身子。他越看越觉可爱，心里热辣起来。他忍不住放轻脚步，奔过去。离马三步远，脚尖一用劲，霍的窜上马背去，坐在她身后，两手围过去一把把她抱住。

女的惊得娇唤一声，睁大眼珠，回头一看是他，急得脸色灰白，一声也不响，只拼命扭着身子挣扎。

“草上飞”也慌得乱踢蹄……

他的手象铁柱样，别想挣得开。她的力气用尽了，身子瘫然地软下去，胸脯猛烈地起伏着。

他笑起来。

忽然，他那手背上，一阵炙痛，他连忙缩回。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她忽的回身过来，用力把他向后一推——

一个倒栽，两脚向天，他从马背上跌下去，还不及挣着起来，只见她在马上咬牙切齿地向他头部一鞭子猛抽下来！

他急忙用左手去挡——豁！一条血痕！他立刻用右手去把鞭尖捏住，狠劲向自己这边一拖。女孩子也一声惊呼，从马上跌下，恰巧跌在他身上。她羞恼地一骨碌立起，伸手在他颊上啪！啪！两下。

凉哥儿从地上蹦跳起来，冲到她身前。两人面对面站着，两双眼珠仇恨地对视着。

两只脸逼得很近，这次仔细地看清了她：多美——由于粉红色头巾的衬映，面庞越发显得娇艳而丰腴，弯长的秀眉下，两颗眸子对他怒视，圆圆的，水汪汪的，却惹人怜爱。小嘴一合一合，从口腔里喘出热气，吐在他脸上，觉得温酥甜香。一股热流通过他全身，微微有些陶醉，他的两眼露出了温柔的光芒。

“你这女娃子这么蛮！”

“是你惹了我！”

“你干么骑我的‘草上飞’？”

“什么‘草上飞’，名气好听，我看没大不了！”

“好！要是你碰掉了它一根鬃毛，我凉大爷……”

那知女的把鼻子一哼，低声骂一句：

“杂种马，什么了不起！”

凉哥霍地跳回来。

“你嘴里在咀嚼什么？”

“你管不了！”

“我偏要你说！”凉哥儿一下抓住她臂膀，狠劲握着。

女的两眼冒火：“就骂你，怎地？”

拳一扬：“你敢！”

她两排小齿一咬，一连串地：

“我骂你个杂种！油渣子！……”

凉哥儿气白了脸，浑身发抖，忽然弯下腰去，抢起地上的鞭子，高高地举过头部……

那知女的反而走近一步，向他挺起胸脯，一拍：“你敢！”

他犹似化石一般，瞪着她；又忽然紧紧地咬一咬牙关，手一松，让鞭子掉到地上，反身就走。

“喂！”

凉哥儿已走了十来步远，听得叫唤，又扭回头来看，见她两手托了腰，笑嘻嘻地对着他。

他呆在半路上。

“过来呀！”她喊。

他不动。

她慢慢地走过去，在他身前立定，将他从头部看到脚，把秀眉一扬，笑着说：

“人们说你的‘草上飞’是草原上有名的骏马，你凉哥儿是车队里出名的铁汉子，不受人欺。”

他鼻孔吼一声：“哼！当然我是饶你，要别人……”

“要别人怎样？”

他伸出一个胳膊，一用劲，肌肉块块堆堆地凸起来：“一把搯死！”

“干么不搯我？”

他朝她看一眼：“你，长得美！”

“美？嘿！”

“我舍不得。”他冷笑着说。

她仰起头笑起来，两排牙齿闪烁着。

“嘿，刚才你多厉害，看我手上、脸上还留着血印子！”

她把头一侧：“活该！”

他出神地望着她那藕白的后颈，不自禁地想把鼻子凑上去。……

她忽然侧过身来。他一时来不及后退，两个脸轻轻一擦，都羞得脸红起来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她骂他。

凉哥儿一时不知怎么好，含糊地：

“我，我想闻……问你叫什么？”

“问它干么？”

“以后好叫你。”